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编
韩加明
副刊
迈克尔·麦基恩

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从德莱顿到柯勒律治

[美] 詹姆斯·安格尔 著

夏晓敏 译

Forming the Critical Mind

Dryden to Coleridge

James Engell

非外借



JANUS
十八世纪研究

主 编

韩加明

顾 问

迈克尔·麦基恩

批判性思维的形成

从德莱顿到柯勒律治

[美]詹姆斯·安格尔 著

夏晓敏 译

Forming the Critical Mind
Dryden to Coleridge

James Engell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从德莱顿到柯勒律治/(美)詹姆斯·安格尔著;夏晓敏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ISBN 978-7-5675-8319-1

I. ①批… II. ①詹… ②夏… III. ①英国文学—近代文学—文学批评史
IV. ①I561.09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525号



Janus 译丛

批判性思维的形成:从德莱顿到柯勒律治

著 者 (美)詹姆斯·安格尔(James Engell)

译 者 夏晓敏

责任编辑 徐海晴

封面设计 蒋 浩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z.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盛隆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1/32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8319-1/I·1964

定 价 88.00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VI HORA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主编的话

韩加明

南美洲的蝴蝶偶尔扇动几次翅膀,不久,远方山呼海啸。这已为世人皆知的蝴蝶效应道出了世界万物的密切联系,虽有时诸事看似相隔万里,泾渭分明,但探赜索隐,却是丝丝入扣。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我们的存在也依据自然的规律不仅在个人与他人,及至群体之间建立交错互动的关系,而且置身于一个由往昔、当下与未来织起的网中。生活在当下的世人往往着想于未来,效力于当前,有时不免忽略如此事实:未来之新是以往昔之旧为基,借助当下的中介促就。因此,了解这个世界的历史与过去,方能知晓时下的来龙去脉,也就能洞悉未来的风云变幻。基于此,我们推出以“雅努斯(Janus)”为命名的译丛。

雅努斯(Janus)是古罗马元初与转折之神,亦称双面神。他有两张脸,一面追思往昔,另一面放眼未来。英语中的一月(January)即源自于此。双面神同时也主宰冲突的萌发与终结,主司战争与和平。在他的神殿中,门若开启就意味着战争,门若闭合则意味着和平。在跨文化语境中,我们又赋予此神新的寓意,希望此套译丛以史为鉴,探究西方文明发轫之渊,而目之所及,关怀所至正是当下中国,乃至中华文明的未来。

当下中国已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走出了一条具有自己特色

的发展道路。然而,今日之伟工源自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源自封闭多年后我们开始了解世界这一事实。中国在历史上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复兴中华文明,一如当年汉唐之于世界文明,这一使命感激荡在无数国人心中,也促使众多国内学者著书立传,为当下及未来的国运力陈个人洞见。在汗牛充栋的学术贡献中,系统译析剖析西方现代文明起源动因的学术名著是我们掌握当前世界智识成果的捷径,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鲁迅先生所言的,从别国窃得火来,本意煮自己之肉的盗火者心血之作。

西方现代文明的发轫源于18世纪的欧洲,英国则是火车头。这个孤悬亚欧大陆之外的岛国开现代文明之先。君主立宪制的逐渐成型为困扰人类历史的专制王权与国家治理权对立冲突提供了切实可行,效果颇佳的解决方案,奠定了现代政治文明基础;工业革命及重商主义不仅引领整个人类进入全新时代,而且以贸易、商业为主导的国家政策短期内让小小岛国有雄心与实力成为日不落帝国,此间订立的种种工商业行为操守成为现代经济文明指南;国民的富裕与时代的发展催生了文化需求,阅读时政期刊掌握咨询,学习得体举止;阅读小说感受审美愉悦,领悟诸多作家苦心孤诣力求塑就的时代意识,现代文化起源可以追溯至此。由此可见,18世纪英国提供了政治、经济、文化有机互动,彼此构建的样本,而此时的中国正是国人称道的康乾盛世,永延帝祚随后证明只是皇室呓语,探究两国国运的此消彼长内在原因能让我们明白现代文明发展的肌理,为当下与未来作出明智的选择。

自18世纪以降,世界文明几经跌宕,有太多值得关注之处。然而,纵览古今,放眼中外,不难看到文明的活力在于开放,在于兼容并包,由此才会有创新与发展。作为拥有五千年华夏文明的中国,一度习惯于“中央之国”这种封闭的状态,对外国文化与文明吸纳、借鉴方面存在不足,且总有循环复合的趋势。时至今日,新时代不仅要求我们融于世界,而且要求我们保持民族的个性,在此两者之间保持恰

当的平衡实属不易。此番努力中最难之处是破除一个个有形与无形思想禁锢,超越当前诱惑与困顿,把握未来发展趋势的思想启蒙。这是我们学人应尽的本份,也是我们应肩负起的开启民智之担当。

有鉴于此,本系列译丛从大量外国研究 18 世纪学术专著中遴选优秀佳作,以期在为国内学者提供学术参考的同时也为普通读者提供高质量,促使人思辨的读物。这些学术专著虽然涉及面不同,但有共同的特点,即从万花筒中选择一个精妙点着手,通过细致周密的分析将具有变革意义的文化现象发展脉络清晰且令人信服地呈现给读者,构思缜密,论证有力,而且才情具备,读来口有余香,是国内学者学术论述的极佳学习范本。

古人云,开卷有益,我们在此恭请读者通过相关研读获得所需学识,同时寄语此译丛能成为一座跨越时空,跨越族群与文化的思想之桥,让每一位在此憩息、行进的游人得以远眺与俯瞰世间的万般风景,也愿此桥如一道彩虹映落于历史长河,虽波光潋滟,但永存恒在。

谨此为序。

前 言

批评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如此庞大而专业化的事业,以至于没有一本书能够完整地论述这个主题,甚至它的基本原理也无法详述。那些对特定方法和改进有深入了解的人,往往对什么是必要的意见不一。这个主题就像一个开放的城市。它不仅仅有几个大门和入口,还有其他地方高不可攀的墙壁。多条道路多条门槛通向城内,最终都互相联系。尽管描述该地区的系列术语和地图绘制令人生畏,但没有人能管辖其法律,也没有旅行者需要特别签证,任何读者都可以进入。然而,在这些令人振奋的且常常令人困惑的批评方法中,某些想法依然存在。它们会改变,但会持续存在,不会过时。这本书是关于这些持续存在的想法和概念的,关于它们在从德莱顿(Dryden)到柯勒律治(Coleridge)的第一个批评思想爆炸性出现的时代,这些想法和概念的发展。

寻找任何思想的绝对起源可能是虚妄的。在18世纪,许多追求起源和独创性的人们——无论是在语言、社会契约,还是美学价值方面——都会遇到这种形式的知识考古学带来的巨大挫败感。不过,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有了重大发现,创造了新的思想和方法,我们继承下来了其中的许多。这本书追溯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它们的基础可以称之为理论,因为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在语言、体裁、神话、

vii 文学结构、诗歌语言、普遍语法、写作对读者的影响、理论与实践批评的关系,以及文学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等方面,批评都常常是公开地理论性的,都清醒地考虑到批评体系和理论的局限性。

伴随着这些对整个批评领域迅速成为专门领域的浓厚兴趣,时代的趋势是让广大知识分子能够接触到文学批评,将其作为一种核心的话语形式加以运用,这种话语形式属于一种针对社会、社会价值和社会象征的更广泛的批评。(洛克[Locke],而不是索绪尔[Saussure]或皮尔斯[Peirce],首先提出了一门成熟的符号学,并将这个词引入到现代用法中)。归根结底,这种批评关注的是人性——个人和社会、心理和精神、经济和政治。尽管这个时代的批评家们意识到,社会和语言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不管有多少人抗议)决定着任何作家采用的形式、词汇,甚至是价值观,但这些批评家永远不会忘记,写作的仍然是人,而不是文化机器。写作需要独立的意识和意志,独立的性格和僻静的空间,希望和恐惧在那里寻求有价值的对象。如果文本之外没有别的东西,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就是文本,个体精神存在于任何刻有文字的事物中。

我希望本书能够引出18世纪发展起来的本土批评概念,与过去三、四十年里所阐述的概念和理论之间的暗示性关联。熟悉这两个历史批评主体的作家习惯性地注意到,它们之间有显著的相似之处。为什么是这样呢?本研究的一个主题就是试着回答这个问题。

viii 在浪漫主义批评理论产生最初的巨大冲击之后,英美批评走过了一个半世纪,其一系列方法并不是特别的理论化。18世纪的许多批评差不多都已被遗忘了。在德国和法国,然后在美国,一定程度上在英国(德国大学的模式影响较小),文学史和历史文献学(historical philology)变得非常重要。它们是培养第一代大学学者和学者批评家的工具。作为社会和文学批评家,卡莱尔(Carlyle)、阿诺德(Arnold)和罗斯金(Ruskin)转向了个人作家,转向了欧洲和国家文化这令人烦恼的问题。不过,无论他们的立场多么复杂和广泛,他们并没

有走向我们今天所说的文学理论,也没有对 18 世纪的智性生活产生特别的共鸣。圣贝夫(Saint-Beuve)和泰纳(Taine)的理论如此依赖历史、民族文化、传记或个人性格,而不是语言或比较文学结构,以至于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认为这些理论不是理论,尽管这是不公正的。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狄尔泰(Dilthey)等人的解释学研究未能改变英语批评的主流。19 世纪的唯美主义以其用哲学或心理学术语阐明新立场的能力为标志。柯勒律治、雪莱(Shelley)、康德(Kant)、施莱格尔兄弟(the Schlegels)、席勒(Schiller)、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在哲学和批评之间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但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这些都有所松动。在一个极端,美学理论的文学批评表现最终以稀释的欣赏主义而出现。虽然像艾略特(T. S. Eliot)和庞德(Pound)这样的现代主义批评家对早期文学理论所涉及的主题有清晰的看法,但他们的批评大多是实用的,或者针对特定的作者和广泛的文化问题。艾略特仅有少数几次明确提到过阿诺德,这与阿诺德依然存在的影响和他持久的发问成反比。思想运动的历史,如果把它看作是一场现在被忽视而不是被追随的运动,那么它就过于短暂了。新批评很大程度上是非理论性的。

20 世纪 50 年代,然后越来越多地在 60 年代和 70 年代,当文学理论逐渐在英美世界受到重视时,它不仅是一种诞生或引进,而且也是在长期沉寂之后,一种凤凰似的涅槃重生。自然,这种新生物是不同的,但剩下的灰烬,如果搅拌起来,仍然可以散发出热量和光芒。然而,由于绝大多数的批评家和学者都是在新批评之后从事的这项新事业,所以他们本身主要接受过浪漫主义和后浪漫主义文学的训练,比这更早的批评倾向于用少量文本和较少的概括来呈现。

另一方面,这本书是关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系统的英语批评思想。这不是一段叙述的历史,尽管过去的一面总是存在。(在几乎完成了自己的巨著《现代批评史》时,勒纳·韦勒克[René Wellek]写到,“批评进化史必然会失败”。)重点是关键的想法和争论,其中许多已

经重新浮出水面。我并不是想说,这些想法保持不变,或者总是显示出相同的名称和词汇,而是说,这些潜在的问题是相似的,足以值得我们更密切、更有共鸣地审视 18 世纪的批评。

在准备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要感谢我在哈佛大学讲授的批评和 18 世纪文学课上的学生们,我经常成为他们的学生。我的同事贝特(W. J. Bate)和大卫·珀金斯(David Perkins)给我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我非常感谢对他们的建议。此外,詹姆斯·巴斯克(James Bas-ker)、杰罗姆·巴克利(Jerome Buckley)、路易斯·兰达(Louis Landa)、约翰·马奥尼(John Mahoney)、马克西米利安·诺瓦克(Maximilian Novak)、艾伦·雷德迪克(Allen Reddick)、乔治·沃森(George Watson)和霍华德·温布罗特(Howard Weinbrot)也慷慨地阅读或讨论了个别章节的早期版本,提供了帮助和见解。我的研究助理彼得·科恩(Peter Cohen)帮助我及时准备了手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帮助我查看了参考资料。

第 8 章的一个版本发表在《18 世纪心理学和文学》(*Psychology and Literature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中,由克里斯托弗·福克斯(Christopher Fox)编辑(AMS 出版社)出版;第 3 章的早期版本和第 4 章的部分内容分别首次出现在《哈佛英语研究》的第 9 卷和第 12 卷中。对诗歌《从崇高到精细的四个阶段》(*From the Sublime to the Meticulous in the Four Stages*,见《第一天早上》[*The First Morning*], New York: Scribner, 1950, West Port, Conn.: Greenwood, 1972)的引用,得到了作者彼得·菲尔埃克(Peter Viereck)的善意许可。

x

目 录

前言 /

引言：18 世纪批评的源动力 /

第一部分 变形记

第一章 实用理论家：德莱顿的“模式的多样性” / 15

第二章 文雅的悖论：文学的进步和衰落 / 50

第三章 “远离敬神的虔诚”：现代神话的兴起 / 89

第二部分 判断和价值,文学性和社会性

第四章 无可争辩：休谟对批评的批判 / 123

第五章 陌生化：伦理与美学问题 / 151

第六章 类型、正典和读者 / 179

第三部分 方法和目标

第七章 约翰逊和批评的正反对立 / 205

第八章 新修辞学派批评家：符号学、理论和心理学 / 226

第九章 什么是诗歌？ / 259

雅努斯(Janus)：批评与现代性 / 292

索引 / 313

引言：18 世纪批评的源动力

文学评论可能会越界，变得和文学一样苛求：它是一种不可预测或不稳定的“体裁”，无法顺从地发挥其先验功能：提供参考或进行评论……必须有可能发生逆转，从而使这种“次要的”写作变成“主要的”写作。

杰弗里·哈特曼，《跨越：作为文学的文学评论》

(Geoffrey Hartman, "Crossing Over:

Literary Commentary as Literature, 1976)

艺术家和批评家互为附庸，彼此帮助极大地改善了各自的特定领域。

乔治·坎贝尔，《修辞的哲学》

(George Campbell, *Philosophy of Rhetoric*, 1776)

我们关注的是批评中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这些包括体裁、神话、评价、文学史、美学和伦理学，艺术的改良和进步，修辞学研究，诗歌语言的本质，文学理论和实践之间的关联，甚至那些令人尴尬的大问题，比如，什么是诗歌？什么是“文学”？

1

就像休谟(Hume)描述的那样，这些话题是“有争议的问题”，是

理性的个体可能并且也将会有分歧的问题。启蒙运动期间,数量巨大的现代批评问题逐渐成熟,直至今日,这些问题仍然与我们息息相关。^①

批评研究蕴含着其自身在当下和将来的应用。爱默生 (Emerson) 声称,历史的真正作用是帮助我们看清事物的本质,使我们更公正地进行我们的行动,并且希望在我们将来的“故事”中获得更大的幸福。约翰逊热爱传记,因为传记“最接近我们的生活”,并且包含了我们能够“利用的”东西。如果批评中没有永恒且不断重复出现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文学、艺术、哲学和美学中也没有这些问题。所有的文学实际上都是“关于过去的”文学,甚至科幻小说和未来主义写作也不例外。如果过去的文学对我们有意义,如果它们不仅仅用于娱乐或者无用的好古癖,而至少是艾略特所指的“高端乐趣”——并且这可能是我们与继承而来并将有幸传承下去的人类状况重要且最好的联系——那么,先于我们并且将这种文学作为主题的批评家们可以提供给我们指导。在面对充满问题的未来时,评论家们可以帮助我们坚持下去。如果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会迫使我们表达不同的观点。

混杂着骄傲和担忧,18 世纪的作家们为其时代打上了清晰的批评标签。对他们而言,那是一个“批评的时代”,对浪漫主义者来说也是如此。从一开始,这种强大的自我意识就说明了他们的事业。约翰逊 (Johnson) 将德莱顿称为“现代批评之父”,并且,关于 17 世纪末 18 世纪初规模空前的文学批评,令人屏息的惊叹甚至抗议的数量太

① “本质上有争议的概念”(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s)是 W. B. Gallie 在《哲学和历史理解》(*Philosophy and the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64) 书中第 8 章所写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它适用于 Rene Wellek 的文学研究,以及 M. H. Abrams 在《批评研究》(*Critical Inquiry*) 2 (1976 春), 第 451 页的“文化史中的理性与想象: 对韦恩·布斯回应”一文中的文学研究。Abrams 的回应既是针对 J. Hills, 也是针对 Booth 的。另请参阅 Wayne C. Booth 在《批评研究》3 (1977 春), 第 410—412 页的“‘保留范例’, 或者如何不自掘坟墓”。

多(太相似),以至于无法列出所有的事例。可以说,如此巨大规模的批评与小说并列成为最重要的“新”的写作模式,从而丰富了从查理二世的王政复辟时期到乔治三世去世期间的英国文学。

在《愠怒的情人》(*The Sullen Lovers*)的序言中,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不动声色幽默地评论到,他的时代是一个“非常挑剔的时代,所有人都自称是评判者”。或者,正如 1677 年德莱顿的 2 话语,那似乎是永不过时的悲叹: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无知、苛刻且善毁损的人们的时代,这些人却又因此有资格成为批评家”。在一个罕见的事例中,托马斯·莱默(Thomas Rymer)更加犀利和激烈地表达了和德莱顿类似的感情,他写道:“直到近些年来,正如摆脱了狼一样,英格兰也摆脱了批评家。”对于斯威夫特而言,“谈论这个‘批评的时代’正如圣人们谈论‘罪恶的时代’”一样乏味。不论是系统探究的启蒙精神,还是拙劣的评论者虚假的作秀,都吸引着一个稳步大量增长的读者群体。人们想要阅读文学,而且也想要读到他人阅读文学的想法。有时,两者之间的界限难以区分。批评成为了文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批评家带来了许多文学价值。影响着科学、哲学、政府和艺术的同时,启蒙运动整体的批判精神对现代化、专业性的世俗社会的发展产生着关键的影响。^①

自主的精神生活,即康德称赞的“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现在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批评加入了那些私人休闲的和社会美化的活动,普拉姆(J. H. Plumb)将这些活动与“对幸福的追求”联系起来,这是 18 世纪首次面向社会的重要部分开放的追求。^② 批评的灵感(帕加索斯[Pegasus])威胁着要逃走。许多批评家争论、解释、奋笔疾书,以至

① 更多引用和精彩讨论,参见《英国文学批评:1660—1800》(*Literary Criticism in England*),Gerald W. Chapman 编,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66,第3—10页,尤见第9页关于批评“思想”的评论。

② J. H. Plumb,《乔治王时代的赏心悦事》(*Georgian Delights*),Boston: Little, Brown, 1980,第8—48、68—69、76—77页。

于蒲柏(Pope)感受到他们的讥刺,机智地暗示,他们自发的想法来自于泥浆和粪便,而不是来自于思想的孕育。蒲柏称这些“永远读书,却永远不会被读到的”学者为令人讨厌的昆虫。1731年,爱德华·凯夫(Edward Cave)创立《绅士杂志》(*The Gentleman's Magazine*)的时候,伦敦已经拥有了200种期刊,许多自称在批评界有影响力。咖啡馆或者“迷你大学”成为了批评思想的聚集地和交换总站。这个年代目睹了现代批评的诞生。1660至1820年间发展起来的大多数批评方法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尽管我们已经扩大或者丰富了这些继承来的方法,并仍然在运用它们,但我们不能宣称已经大大增加了这些方法的数量。

- 1660至1820年间的批评时代明显地意识到批评有一定的程度和目标。方法和原则是常见的话题。评论者应该如何且通过什么标准来评判呢?这些问题萦绕在18世纪学者心头,今日也困惑着我们。正如我们在休谟貌似毫无争议的里程碑式的文章《品味的标准》(*Of the Standard of Taste*, 1757)中读到的那样,批评往往成为“元批评(metacriticism)”,即对于批评的批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继任者采用了这种自我批评的习惯。直到18世纪70年代仍然繁荣的多种批评中,几乎没有一种广泛地存活于乔治·森茨伯里(George Saintsbury)所谓的17世纪中期的批评“死水”中。森茨伯里的断言可能听起来有点刺耳,但是他的比较判断仍然成立:王政复辟之前和之后的英国批评是不同的水体,较早期的一湾水流向了一处更汹涌的深海。法国和德国的批评——还有他们的批评理论——在各自的国家里,往往伴随着民族文学的伟大突进更为同步地发展起来。在法国,大量的批评与17世纪新古典主义文学的黄金时代同时繁荣。德国浪漫主义理论与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的“经典”作家密不可分地共同成长。

英国18世纪的“优雅”文学和学识远远不是衰弱或者温吞的文雅,而是有教养的、合格的、温文尔雅的、正确的、方法论上纯正的,以及知识渊博的事物。许多学者一直在追求这些品质。依据这些标准,现在出版的大多数批评书籍会是极致的“优雅”。这个术语与思想方